



关注“七彩奉化”关注文化生活

一个窥探生命的单独者 ——读树才诗集《单独者》

□晓曷

树才出身农家子弟，奉化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出任中国驻塞内加尔外交官数年，回国后就职于对外经贸部的一家大公司，在一般人眼里，这样的好工作是求之不得的。但天赋的诗人气质、才华与使命感，让树才自觉地放弃了与内心生活相去甚远的职业，而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欧室译诗写诗，所谓“契吾心者”，自在其中。

活在人间，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拷问生活。树才的诗，让人感到他一直在以独特的视角注目着眼下的生活时光，观察着当下的人生状态，这种观察方式，他自己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词：“窥”。在树才看来，“窥”，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看，更是一个隐秘的心理活动，“窥”，呈现的是深沉的人性，意味着一切都刚刚开始。在火焰般的诗神之环笼罩下，诗人树才“窥”到了什么？

他对岁月之河中的命运发出如此痛苦的吁告：“相信命运之后，感悟神秘之后，九月呵，请察看这个年轻人的左手。他想改变生死分明的纹路……”他对如芦苇般的生命陷入如此沉重的哲思：“生命有时像池塘一样黑，像电灯泡一样易碎。”

如果说艺术是宗教，那么，每一个倾心艺术的诗人都是赤热而虔诚的教徒。在追寻诗艺的道路上，只有不吝惜倾注心血的人，只有甘心耗尽一生的人，才会奉献出澄澈无悔的情感。这情感，在树才的心中流淌出来，就是这样的诗句：“……在斑斑点点的血迹中，你是否看清无数羔羊的牺牲？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性！在天空中来了又去，涨了又落。噢，既伟大又可悲……”

“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树才对马克思这句话深信不疑，因此，他拼尽全力挖掘自己，为了展现自己这一生命现象

活着的独特性，为了自己能有所创造，他在《单独者》一诗中写道：“我走着，我的心灵就产生风，我的衣襟就产生飘动。鸟落进树丛。石头不再拒绝。因为什么，我成了单独者？在阳光的温暖中，石头敞亮着，像暮年老人在无言中叙说……倾听者少。听到者更少。石头毕竟不是鸟。谁能真正生活得快乐而简单？不是地上的石头，不是天上的太阳……”

人是自然之神赐给世间的智慧果实，每一颗果实形成和成熟过程中，每一个人对自身的来世今生，都有着自己的感受方式和情思。诗人在《果子》一诗中写道：“我适合于有朋友，我适合于活着，我像一个没有目的地的旅行者，从生到死，从死到死，我呼出的是人的气息，一些东西已经在那里，夜不安静也不美丽，一棵树受不了一盏灯的眨眼，一个人在金属的狂笑中无法放睡，那把美丽的镰刀只为夜间的树木。一盏灯下是一颗头颅，一扇窗后是一个家庭，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就是假的。”

在经历了工业时代烟尘的迷漫之后，人们又进入了信息时代的虚拟世界里。在充满数字灰色的21世纪，生存本身就变得暧昧不明。因而，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旅行者；一个歌咏纯诗的人，就是一个在夜晚忍受金属狂笑而“无法入睡”的人；一个踮脚跨下阅读的人，就是一个在无望的虚幻中求得心灵慰藉的人。这样的人，任凭自己的身躯像果子一样坠落于泥土之中，依旧执着地坚守灵魂的栖息之所。读陈树才的诗，你会有这样的心灵震撼。你会惊异于一个历经岁月洗磨、窥破人生神秘与悲凉的人，在平和外表的掩藏下与世界隐隐对话，以一颗鲜活的心、炽热的灵魂、赤子的眼光，用着看似简单的句子，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树才在评论法国诗人勒韦尔迪时曾这样



说道：“说勒韦尔迪是诗人，其实他更像一个静悟者。他不想在耗费中取胜，尽管生命始终处于被消耗状态。他希望从内在饱满中求得诗歌自然的溢出。他的诗看上去简单而重复，里面却容纳了一次次的跃举、缓升、徐降。在他那里，单调化解了丰满，静态中充盈动作，最平凡的叙述抖落下最惊人的悲剧。他生命的幽潭，在孤寂和睿智的屏护下，一辈子清静、深邃，大波悄然涌起，又无声降落，从未诞生，也从未死亡。”读完树才的诗，我感到，这段话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样适用。陈树才，一如他的诗集《单独者》这个名字一样，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单独者，因为他在思索生命，在沉静的表述中携着火一样的思想，火一样的灵魂。

一轴浮世绘的画卷 ——读王祥夫《积木》

□陈峰

王祥夫先生的最新小说集《积木》共有16个短篇。

每天清晨醒来，阳台空气清冽，开卷只许自己阅读一篇，有舍不得一下子读完的意思在里边。16个短篇铺陈在16个清晨里，日子竟有了不一样的神采。有时读完后，整个人傻傻的，回不过神来，不及时抽身，眼泪就下来了。有时读完后，却想笑，自己对自己笑，这还不够，对窗外的花花树树笑，瞧，这世界多么美好。

这16篇小说就是一道家宴，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味道，它们聚在一起，变成了一轴浮世绘的画卷，活蹦乱跳的生活，奇奇怪怪的遭际，平淡如风又异峰突起。

《锥形铁》以平静节制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情感丰沛的故事，文字里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和悬念。一大坨的锥形铁摆在李木家的窗下，搬家都舍不得扔掉，倒垃圾的中年人问这锥形铁卖不卖？李木的母亲一下子火了，“谁说卖！谁说卖！”而李木从里屋冲出来，“——滚！”“——滚！”倒垃圾的中年人是退着出去的，他的眼睛有些斜视。父亲在李木6岁时就没了，母子俩相依为命，母亲教他如何烤点心，教他如何去超市置办过季的衣服，叫他出去找工作。突然有一天，母亲也没了。李木决定去阳朔开烤点心的作坊，请朋友舅舅过来处理锥形铁，舅舅是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安慰李木，那么大一块儿，你又不是不能带着走。李木乘乘电梯，眼泪不停地涌上来，电梯口有两个人年轻人正在打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说，他是我弟弟，我们不是打架，他有病。李木对着手机大声地说，我才有病，那不是铁，我还想把它当废品卖了！阅读的快乐就像一条河遇到了礁石，缓了下来。舅舅告诉李木，锥形铁找到了，多亏了那个倒垃圾的中年人，倒垃圾的中年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20多年前钢厂出过一次事故，一罐钢水突然在空中翻了个，浇到一个小技术员身上，一下子就没了，变成一坨铁。在舅舅的帮助下，锥形铁终于安放妥了。李木突然哭了起来，放声哭了起来，眼里

满满都是泪，臭臭把手放在李木的头上，手指伸进李木的头发里。臭臭想，李木今晚就应该睡在那张大床上，睡在那块锥形铁的上方。这个小说就像是一幅连环画，每一段画面感都极强。李木的母亲没了，可是母亲买的橘子还在，放在塑料袋里，干缩了，发黑了，不舍得吃也不舍得动。母亲用过的水杯也放在那里，里边还有一点水，是母亲喝剩下的，他怕那点点水蒸发掉，用一张塑料薄膜把杯口封死了。画面跟随阅读直接呈现在脑海里，王祥夫的文字没有高高在上，没有好词好句，那是连小学生都看得懂的文字。他关注现实生活，他对生活的思辨融进滚滚红尘的烟火生活，通过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忧伤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纠葛，把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甚至路人与路人之间的关系，都端了出来。

对，那种叙述的姿态是举重若轻，是四两拨千斤。再换一篇《A型血》。

《A型血》从一对情侣的角度关注一个失去双臂的年轻人如何进行日常生活。A型血是失去双臂青年的一个代号，小陶第一次给他在脚腕上采血的时候很紧张，只见他把鞋子熟练地脱下来，用另一只脚脱这只脚上的鞋子，再用另一只脚把穿在脚上的袜子也脱下来，灵巧极了。小陶太想知道A型血是怎么吃饭和喝水，有没有人在照顾他的起居？A型血伤感地对旁边的人说，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也只能为别人做这么一点事。小陶对A型血献血的事很感动，她想请他吃饭，也许从来没有人邀请他去饭店吃饭，几次邀请后A型血同意了。那次三人吃饭，小陶带来男朋友王生，王生想把水给A型血端到嘴边帮他，A型血说他自己能来。A型血低下头把嘴凑到水杯边吸了一下，这一口吸得很大，三分之一杯水一下子下去了。吸的时候，杯子又倾斜了一下，再一下，杯子已经衔在了A型血的嘴里，A型血把头往后仰，一杯子就这么喝光了，杯子衔在嘴上。小说的结尾，王生在心里想，请A型血吃饭，小陶是对的。自己什么时候也应该去献一回血，从脚腕那地方。

A型血感动了小陶，也感动了王生，他是一个身体残缺而心灵崇高的人。王祥夫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对场面的描写驾轻就熟，次要人物的描写看似无关紧要，其实是一种不



可少的点缀。这就不难让人联想到王祥夫画的梅花，密时密不透风，疏时疏可走马，此中分寸拿捏得当，看完后才体会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妙处。

王祥夫的小说关注底层的小人物，小说看起来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却表现出小人物的生存本质和生命价值，《积木》《泣不成声》《豌豆》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读王祥夫的小说，读者不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去读，以为能一眼望到头，他的叙述是跳来跳去的，冷不丁旁逸出一个人物，给几句台词，洋洋洒洒表演一段，你以为有变化，却偏偏没变化，你以为没变化，却偏偏有变化，一层层逼近核心，结尾处灵光一闪，哦，高潮到了，故事戛然而止，读者还想再看，却只能凭自己去想象了。《鳕鱼》在随意的生活点滴里，女儿的心理创伤被无限放大。《刺青》透过男女主人公最初的戏谑，看到一个母亲失去儿子的凝重内心世界。《歌声》讲述一个出租车司机失业后的绝望，而引起失业的原因是老板为了吓唬老婆把自己搞成了强奸犯。

构建在丰富的生活阅历与情感累积之上的这些作品，让人看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和内心世界，观察和语言是小说的生命，而思想境界是小说的灵魂，无疑，这三者都占了。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读书活动

《乌合之众》

南拳北腿：这本书是法国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写的，是一部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于1895年出版，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据悉，在去年宁波新华书店社科类图书中排名前五位。该书颠覆了人们对群体的通常认识，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个人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个性就会被湮灭，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月朗星稀：在这本书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勒庞把各种小说桥段、英雄传说和坊间流言用具具有主观性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来，用以佐证他的论点，论证的逻辑方式也常常语焉不详——我可以接受这种书籍成为富有趣味性的人文读物，但是说这是一本研究群体心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似乎令人难以接受。如果说《乌合之

《目送》

薰衣草：龙应台的《目送》是一本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集。特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目送》是全书的首篇，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第二篇《雨儿》写患老年痴呆症的年迈母亲，母女情感真心实意，让人感动。第三篇《十七岁》写的是青春期儿子的“独立”，还有《爱情》《明白》《胭脂》《为谁》等等，这些都是写父亲的逝，写母亲的老，写儿子的离，把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铭刻在心，诉诸文字，处处是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篇篇有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

众》不存在偏见，我会觉得非常奇怪。

葫芦情缘：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严格地遵守着范式，而在于那些闪耀着的具有鲜明色调的个人智慧的光芒——这些东西通常是无法通过逻辑去解释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其实并不需要执着于这本书是否存在偏见，只需要让我们觉得“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呀”就已经足够了。

黎戈：勒庞书中的偏见，确实有。这部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其实很薄就是一本小册子，算不上什么鸿篇巨制。它的内容非常简明通俗，但另一方面不够有理有据。出于他个人的经历和理解，他对一些问题或多或少有偏见。比如对性别的偏见、对民族的偏见和对中国的偏见。

射手座：对中国的偏见其实也是一种对民族的偏见，只是这种偏见更多的是源自勒庞对“传统”的力量的高估。

小小作家：龙应台，亚洲最犀利的一支笔，也会有最柔软和难以言尽的时候。在此之前我读过她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都是用尽了深沉和喜悦的笔锋，写尽了一个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惊叹和感慨。而《目送》却是思考着生与死的人生大问题，在写父亲的逝去、母亲的垂老、儿子的远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进的同时，还写失意、失败、脆弱和放手，这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知乎：感谢龙应台的《目送》，让我们下定决心对父母好一点，再好一点。穷尽我所有，爱他们，因为我们是爸妈最亲近最疼爱的孩子！

欢迎读者朋友登录都市奉化论坛 <http://bbs.fhnews.com.cn/>
“全民阅读活动”参与读书话题讨论，进行网上互动。

三味书讯

《晚明大变局》

作者：樊树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5年8月
定价：58.00元

推荐理由：《晚明大变局》是樊树志先生50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思想和文化潜流。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等问题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于“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在推进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译者：林俊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7年1月 定价：68.00元

推荐理由：本书是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重磅作品，一部十多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历史。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人种，但为何今天只剩下我们这一种智人？十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只是非洲角落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上的生态系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水母差不了多少。为何这个物种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智人究竟是如何导致其他物种和巨型哺乳类动物的灭绝？金钱和宗教从何而来，又为何会产生？人类创建的帝国为何一个个衰亡又复兴起，少数民族竟能统治远比自己庞大的族群？为什么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为何一神教成为最广为接受的宗教？科学和资本主义又是如何成为现代最重要的信条？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更加快乐吗？

在书中，作者不仅写出了一部宏观的人类简史，更是不断见微知著、以小写大，让你理清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脉络，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三味书讯》由三味书店提供

